

沈

氏

日

旦

沈氏日日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春

林初文先生全集序

夫士以詩文自見非世道之幸也意有所鬱不得遂願借詩文以豁之煩寃而憤懣故離騷纔出楚社卽墟左徒豈願有身後名耶不試故藝仲尼愴然有餘恫焉學者但知春秋之作由于

沈氏日旦

卷九

一次集

詩亡竟不知周亦從此亡也孔屈關周楚運祚
假令當時能究其用何至泣麟沉江爲陋哉儒
生之見以文人概買誼以詩酒畧陶潛也予嘗
謂才士如列僊俱盜天地之氣俱爲造物所不
容故僊有劫而士有魔 本朝才士解大紳高
季迪李龍湖受禍皆慘更有林初文者建言負
痛幽憂以殞顧三子皆乘時表豎末路坎壈而
初文當孝廉時已速獄矣予讀其詩文悽惋悲

壯頗多言外之感其登黃鶴樓詩自云千載之
下誰復有吊我者乎身不用世矣而僅望知己
之一吊當世莫能必于以與諸來世其詞良苦
然安知千載下皆楚楚鬚丈夫不蛾眉其貌哉
先生之志可哀也已夫士生盛際惟恐人不知
生叔季惟恐人知武侯亦以韜藏不密爲崔徐
所知竟不獲永其天年自有道者觀臥龍亦蛇
足矣先生塊壘寔甚從來無澆之者且獨不見

夫鳳鳥乎羽玄黃焉音雖喈焉百鳥飛鳴環跼
其旁爲忌乎爲仰乎物則然矣而人不能徵高
翔千仞之上必不獲免夫人與鳳非同類猶伎
不相容矧均是人也我獨以才士稱庸愚肯甘
之乎詩文薄技也尚有羅詔獄者况上書陳言
以立功自期許乎我無意當世衆猶側目而一
旦以熱腸苦口強瀆于悠悠忽忽者之前將禍
不旋踵盖此悠悠忽忽者視君父不啻路人視

他人之急其君父者真吾仇敵也遇仇敵而不
下石有是哉初文忠義之性亦知鄙夫情態如
是險且毒乎是以專心富貴者誓不襍一功名
之想而銳意功名者先已得罪于富貴之人夫
富貴之人寔繁有徒功名之士百不得一焉其
數不勝而又以骯髒之氣出之其患詎柘鑿不
入已哉列仙所以逃劫者全在于能忍辱才士
欲自赴於功名之會反不能受富貴人籠絡有

死而已耳王元美先生述 本朝三大功臣績
最偉然皆乘危亂時崛起者賈長沙痛哭孝文
朝則舉朝迂之不異桓侯之笑扁鵲由此推之
靖節自放于詩酒豈真忘世哉予以是爲初文
廣卽以是爲初文之集序

鬼神食氣曰歎夫闔闔而處者何突不黔何釜
不爨氣所燻蒸鬼神無不之也孰禁之使不
而禪家有餓鬼之說則是陰有所制如監齊使

者之類趙家酒肉非錢家魂魄可攫取者乎若
然則先王制禮卽令子孫每食必祭其先亦不
費之惠也何必四孟二至有常期乎得非以近
于瀆且非以明民故耶

以劉瑾之兇逆傾心于康海以宸濠之悖叛傾
心于李夢陽詎重其才名耶不過收人望耳然
則負才名者豈獨蔡邕受董卓累李白受永王
璘累已乎今世無謙恭下士如王莽者亦天所

以厚我輩也。

魯哀公于孔子漢文帝于賈生讚不啻口竟莫能用孔子智而料其必不用故轍環以老賈生愚而與其或見用遂謫官以死譬闔市中物把玩不釋手者豈售主哉。迺貶駁未幾旋捐價鬻去矣。人主用賢亦然。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夫曲阜乃生孔之邑。豈七百

其豈洛也曰
使有德者
以無為無德者
易以三為全

載前已呈露旺氣而周公豫覺其異耶

身後名固有道者所不羨然以草木同腐之人
大言藏拙則與聖訓相左孔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名以實實名泯則實隳矣故古人
于名教名理名法名義等處一切冠之以名見
名非虛幻而不當避也

非梁紇
於啟聖祠

贛州興國有主程先生祠蓋因穎願而追崇其
父珦也按蘇老泉洵原係布衣中大儒故無愧

三蘇之號。珣非其倫也。子嘗謂唐有封君皇帝
曰高曰睿。今宋亦有封君大儒矣。噫！

、好謀而成

姻親中有以此題下問者
暮歸挑燈走筆以塞其意

蓋聞國之大事在戎子之所慎在戰却萊墮都
業有成效非空談罔裨者比然孟氏竟不墮城
束甲以歸則謀猶未成也豈子之故乎抑仲由
之故乎由而徒勇鮮謀子又不當以甲兵委矣
好謀而成非爲他弟子言卽爲仲由言也書曰

詢謀僉同詩曰謀之其臧傳曰謀野則獲謀非
子所狃論其同而臧且獲也卽成之旨也夫人
疇不竭智殫慮石畫自多迺其好自用處愚也
非謀也好也非成也逮潰敗決裂喪元殃民其
初願曾不及此而猶恬不悔禍悻悻然委咎于
成敗之數豈非惑哉凡行軍者氣欲雄心欲小
飲水內熱先自憚也匹夫勝子先自恐也夫然
後有建瓶破竹之勢而銳焉無前子所謂臨事

而懼者近是敬勝義勝戒謹恐懼先聖危微心
法本自如是而出其緒餘以卽戎何攻不破何
堅不瑕蓋張皇六師別無他秘奧固卽在調攝
片念中矣殷武丁恭默思道鬼方是撻周西伯
小心翼翼崇密是征子自云我戰則克非誇矜
露所長寔內戰于心耳內戰者懼也說者曰三
代以下有豪傑無聖賢正謂事機旁午紛至雜
投譬竒疾怪症有方書所不載者聖賢懼豪傑

不懼也。顧有聖賢所懼而弛謀以聽命者，有豪傑所不懼而創非常之原起而運謀者，有聖賢謀之數十年而氣數所阨未必成者，有豪傑旦夕經營謀之忽易而反成者，倖成之與求成相去星淵，故好謀者聖賢豪傑所共勉之吉，而事前事後壹稟成者聖賢豪傑所共勉之吉，而事前事後壹稟于懼者聖賢朝夕惺惺所獨提之心也。防顯于微圖安于危謀其剩枝耳，心印耳懼徵耳。夫謀

必因時因地因敵如針芥乳水之合方克奏功
否則參朮殺人更慘于天雄烏喙以故火牛伎
倆必樂毅去騎劫代而田單始得志焉知彼知
已寧惟百戰百勝雖不戰而勝亦可也其所謂
善謀不如善斷就盈庭築舍者論非登壇專閫
之說也謀出萬全鬼神避銳何用斷爲斷卽包
舍于謀內而有餘嘗試屈指善謀者更僕莫罄
姑枚舉之曳柴僞遁此樂枝之謀也無擇採樵

此莫敖之謀也作內政以寄軍實此管仲之謀也多方以罷楚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勞于應接此伍員之謀也如姬竊符此侯嬴之謀也委梁以懲吳絕其餉道此周亞夫之謀也荊州借蜀此魯肅之謀也聲言襲許昌驚走曹操穰圍頓解此田豐之謀也陰用朱序作反間駭散秦軍此謝安之謀也詐爲糧車暗伏死士以誘突厥而破之此裴行儉之謀也數者誤用而混施敗

不旋踵成于何有天地之殺機在謀用兵者非
我圖敵則敵圖我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負國之罪與尸之辜合并交注于隻身如何不
懼懼則好與明哲者共相揚確好與敗軍之將
亡國之大夫講求其所以致敗之故喪師之由
豈得驚然自予雄也而蔑無顧忌耶雖然謀之
善否祇憑其事之成敗以爲案馬謖街亭之敗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氏云違武侯魏公節制故

此爲二相解嘲非定論也將權撓于中制兵家
所大忌卽君命有不受而况相乎尹吉甫未嘗
受張仲節制韓信未嘗受蕭何節制將相調和
則可稟命而行則不可武侯魏公用非其才難
追失人之咎特其處心粹白爲千古所原宥衡
其品殆聖賢豪傑之間乎街亭好水川之敗績
亦猶是仲尼之使由無如孟氏何耳天興天廢
人力安施福將而天牖其衷智將而天奪其鑒

併其謀之巧拙得失俱付之茫茫不可知之數
而人力莫能措手何成否之足云惟是臨深履
薄戰戰兢兢以挽回天意懼之日卽成之日矣
吾故謂張皇六師在調攝片念中也

君子御小人中國御夷狄縉紳御僕隸皆不可
使其絕望其望旣絕其毒必深緩急間有不及
防備處將如之何

五代時有周人和凝曾夢神人授以五色筆宋

范質生之夕其母亦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不獨
江淹也然和范二子未聞以詩文名世則淹之
才盡于奪筆亦頗受夢累矣予有說焉授筆之
神未必盡出于靈慧故凝質之筆卽終于不還
而筆端自若也抑淹寔自譎其才以免忌而詐
爲是夢以愚世歟。

是非亂于成敗詩文壞于應酬法度弛于調停
流品混于情面禍患倪于忽畧心術賊于聲名

元氣剥于好盡

建文初年有朝天女戶者蓋殉葬宮人父兄也
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
李成張敏劉政凡十二家悉爲錦衣世千戶夫
高皇帝遺詔山川因其故無改儀物一以儉
素不用金玉此與漢霸陵瓦器意同殉葬豈其
心哉特不及申戒耳當時齊泰黃子澄皆儒臣
皇長孫又好儒若以三良臨穴之說進必報

大智之人

見事或遲

或速而不

可定志不

在小遇大

則速則不

則遲

罷矣。然則齊黃輔導之失，獨咎曰晁錯已乎。

史稱劉備于操座中間雷方食失匕箸以之愚操使不防已果爾則備智何其捷耶而又云備有智而遲何也。古人論事自相矛盾類如此偶飲侯大司成署中與侯言及此侯云操猾賊也備豈能愚之若覺其詐則如之何予曰備而勇此念也岌岌乎有性命之虞肯依其字下哉

居官者種種好處以官起見者皆鄉人也以國

事民事起見者皆賢人也前輩耐煩說祇是脂
韋窠窞耳孔子不脫冕取瑟歌杖扣脛何不耐
煩之甚耶

五倫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天定之矣惟朋友
稍覺活動隨人揀選而世乃有不擇交者四賊
中財色氣迷之足以傷生賈禍惟酒聊可陶情
而世乃有不喜飲者皆天之僂民也聚良朋飲
美酒竹林諸賢真自得其得却反以任誕目之

竟不知此曹當盛世未必然也與行屍走肉輩
只醉只臥者不同

安家之法先要安身安身之法先要安心聖人
說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之法在于安命
安命之說昉于儒教此猶有計成敗酌損益之
念焉不若禪門作空假終三觀爲無漏也

人當吟落時反能自立漸向于熱輒波靡不復
自振非改節也初時原無骨力不過怨天尤人

尤氏曰

卷九

十二欠集

矯鎮焉已耳觀人者于此細細窺測必有踈而不密處可以預先勘破何必俟其敗露耶

杜拾遺詩蒲紙幽憂不直幸蜀後爲然當貴妃
怙寵祿山國忠竊權時已岌岌乎身世是慮夫
安得以好懷吐好音也此意從來未闡

子卿嚙雪吞毡又娶胡婦說者曰其事誣也又
曰內之丹心無恙外之節旄不屈不足累子卿
也又曰陽結天驕尚期陰入玉關也又曰胡婦

固單于女娶之甚是足以洗明妃烏孫公主之辱皆非也匈奴自害武後漢使絡繹不絕生妻去惟武知之矣其子元以黨上官桀等叛坐法伏誅其事雖在武歸後然元之匪彝武逆觀之矣元誅而帝念武老詢武在匈奴時所生子武因平恩侯達情贖歸其子通國爲郎不然則蘇氏絕矣罪莫大于無後武惟其爲孝子故得爲忠臣也

山水也與人偕樂而忽入慶吊之苦詩文也與世無爭而轉入是非之場陰陽人道之患乘干所動有道之士杜門輟筆豈得已哉

夢尸得官古語也秦少游夢殞而葬者乃劉發之柩是歲發果首薦少游作詩賀子瞻亦次韻此兆殊不可解豈居官者人人盡尸位乎夫蓋棺之與登第吉凶懸矣而兆寔相關夢冀得財亦猶是已

原缺

也已

凡人多言者必懶作事善記者必懶讀書皆用心于外也用心于內者耳之所聞口必不說况喋喋不休耶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楊柳之生也其來舊矣而野史云隋煬帝愛柳賜以國姓曰楊何其誕也楊柳二樹而人合稱猶狐狸二畜而人並舉不知起自何年也

楊廣別有脚楊賜柳國姓仍必兼

沈氏日日

卷九

十八次集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丁卯科應天擬程

聖人仁天下之思于言志而益切焉夫聖人舍天下無所寄志也老安友信少懷直分內之常而竟莫滿其願矣嘗謂聖人一動念而必關天下者非天下之願欲獨責成于聖人而有意遂之亦聖人之願欲自不與天下相睽隔而未嘗遺之也茲因由之請而言曰丘于斯人不能離

之爲群、能外之爲志哉、人之遭逢、不能盡如人意者、何限、矧以分藏之欲、合體于片念、則洋難徧給、而滲漏處恒多、我之經畫、不能悉愜、我念者何窮、矧以局外之身、思代爲設處、則勢難曲全、而周到處恒少、故夫勞攘之苦、不可施于同儕、况老者乎、世之息機、寄于老者、吾無以櫻之、卽爲安之耳、傾軋之習、不可施于異類、况朋友乎、世之直道、維于朋友、吾無以誣之、卽爲信之

耳、棄捐之悲不可施于壯夫、况少者乎、世之生
意、倪于少者、吾無以拂之、即爲懷之耳、非不知
天地猶憾、雖造物無如人何、豈我而反能調劑
耶、然論志則含生之屬、必各適其性命之情、而
始無遺歎、故吾時抱此虛願、而此願無時而酬、
非不知堯舜猶病、雖神聖無如世何、豈我而反
克補救耶、然論志則大道之行、必盡納諸三五
之盛、而始有餘驩、故吾日歷此空懷、而此

日而釋論吾施爲力量未能快足于寸衷據吾
夤寐神情常自往來于雙字此志慰而倘可免
今日之周流乎哉

皇明吳興名士銓部郎臧熙如評

不枯不浮不陳句句是志無題外假香話一
洗近世習氣之陋

閱于相國穀城山館集有晉陽男子行蓋隆慶
己巳太原丈夫化爲女子故奇其事而歌以誠

允氏曰曰

蔡元

上
次集

之乃知古人相傳武都化爲女子非空譚也自
隆慶至今崇禎戊辰凡甲子一週絕無女主垂
簾戎狄亂華之變則亦偶然而已豈真陰長陽
消之說哉

使酒罵座不可便謂直氣大率齷齪之徒佯醉
以吐其藏宿之忿耳不然何灌夫之多也法言
莊語發自醅酎之後雖甚理直而人以爲誕也
又令受者有所逃避

洪武間大學士宋濂謚文憲大學士王禕謚忠
文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徵召
永樂間太師楊士奇謚文貞由薦舉徵召太子
少師儀智謚文簡由布衣薦舉宣德間吏部尚
書郭璉由太學生出身少保陳洽謚節愍交趾
反罵賊而死由布衣薦舉 先朝用人不拘資
格如是近時斤斤較量于三途亦可羞之甚矣
未幾科目狼狽令人汗顏

辭政府葉臺山書

某麋鹿之性偏宜豐草長林累次乞休聞者共
駭想遷客掛冠卽此便觸時忌竟以書差名色
回藉于廿六日浩歸計自今不能長侍袞舄聆
鼎論矣然無日不望潞公之復出罄其啓沃願
閣下爲國自珍方書丹笈暇持流覽更不須論
語半部也不腆之物聊展寸虔賜存爲荷臨楮
無任神馳

答政府葉臺山書

不奉道德之模已彌月矣，倏戀何日忘之。世未有師相不休容而強，項吏能自冬徂秋久庵者也。且閣下接物謙也，宥過寬也，皆下吏所不違。居家安靜與世無爭，有古賢相風格。下吏又何所拂于懷而訛言蜂起，不曰攝官如何言，卽云相公如何說，可笑也。敝鄉人亦善謊，然不如是之甚。政欲走一卒問候師相起居，顧溫諭下頌。

錫以多儀慚愧無地承示命石工鐫俚句于岩
徐凝惡詩山靈應憎閣下豈有嗜痂癖耶且謝
且媿臨楮不勝惶悚之至

壽汀州蕭四府啓

伏以南極星明適當流火之候西池桃熟正值
食瓜之期生我劬勞俾爾耆艾驩忻遍地頌禱
由衷恭惟台臺文筆鍾靈香城毓秀才弘調鼎
開濟媲美于鄩侯藻壇雕龍博奧追踪乎穎士

茲屆中元之月籌喜新添何期初度之辰丹纜
一轉試看葛仙壇下藏書欲傳共羨武功山中
真人復出湖名綠水天開滙液薦霞觴嶺峙玉
華民借璘珣供瑞獻某忻逢嶽降竊效嵩呼柰
匏繫未克鳧趨將葵忱稍紓燕賀伏願岡陵晉
秩台斗齊榮慶演箕疇九五福曰康曰壽齡符
莊筭八千歲爲春爲秋附貢輶儀統祈汪宥曷
勝翹跂踴躍之至

沈氏日日

卷九

二十三 欠集

賀座師吳侍御啓

伏以殿中執法霜飛簡上之花柱後惠文星映
臺前之栢彈冠相慶顓俊舉笏共賀得人恭惟
師臺冲襟與世無爭浩氣爲邦司直廿年澹致
甘泉石之膏肓一旦榮懷作 朝廷之耳目海
內想聞風采居然撥運閔材百司振肅威稜允
矣擎天偉幹松廳正色共欽鳳采于梧桐豸繡
抗章誰採虎山之藜藿某賴庇宇下夙荷鴻施

挺植先及于門墻化工彌篤于桃李爲吾黨之
盟主幸在要津喜盛際之良臣原屬知己情深
雀躍望切烏私無任懽林踴躍之至

自遼東發難以來朝紳束手但以捐俸塞責而
戀位不去頗蹈常袞陋態庚午春接出 聖諭

朕方以潔已奉公望諸臣而常廩盡捐豈此外
更有入孔乎天言凜凜洞見邪臣肺肝豈不愧
死

重出

沙丘

卷九

二十四次

爲友人作鑑銘

重出三卷二、三、四

荷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雞舌卿寄
博山于几案設

蒿蔚子鄙吝語序

仲尼當春秋時號奢僭矣然滕薛邾莒等小國
不堪供億自願退貶幾等則猶知揣量焉今然
乎哉百金之家與萬金之子爭豐約于儀物間
曾不少貶富者寬貧者而諷使從膏痛恨入骨

凡此皆兵象也。試觀今日輿臺之賤烹鮮擊肥
誰非肉食者哉。見士庶藜藿糲以爲鄙且吝也。
蒿蔚子抱救世熱腸卽以鄙吝語曉鄙吝人常
言俗說饒有至理深味。蓋憂夸者之不繼而針
其膏盲耳。今天下羞貧疾貧不安貧極矣。吾武
林習氣情而茅靡日甚。致特立士輕去其鄉。蒿
蔚子其一也。蒿蔚子祖父世爲藩臬大吏清儉
莫倫。不若近時之墨之奢其胸中博與穎敏棘

闡文戰失利以仕貧老也鄙吝語其一斑云
豪傑不可輕易憐人。伍員憐伯嚭。夫差憐句踐。
身首異處。其炯鑒哉。得意之豪傑。慣欲憐人。失
意之豪傑。慣不受人憐。其俛首受憐者。非無耻
無賴之庸愚。卽操戈反噬之亂賊也。

與助教張冷石書

當今事勢非臣子擇南北之時。迺士人定行藏
之會也。當今危地以處。乙榜之鑽刺者。曰吾破

格焉以待甲科之涇涇者曰吾採望焉名爲用
之其寔害之棄之又以授庸人之不自揣者惟
幸其僨事以有辭于天下顯然明示資格之必
不可破而虛望之必不可採因而乘機通賄暗
遂其貪因而乘機卸担善保其位近日宦情宦
套比比是矣門下自度與此輩共事能大展乎
能不墮其窠乎能泯悞伎不彈劾乎能不賂權
要而竟無恙乎能變易家產以克賂費乎能兵

北為嶙
浮圖也

餉奏手用人運智各各如意乎凡此皆萬不可
爲者也行藏內斷于心直友之言不可數聞也
今冬虜必復來墨臣必以清官抵之可爲痛哭
弟此論可聞于上帝可聞于 至尊可聞于天
下後世也別詩寫扇頭奉 覽教餘不罄

駱義烏靈隱寺詩捫蘿登塔遠則寺當初唐時
猶有浮圖存焉今泯之矣宋考功之問以事累
貶黜幸得放還夜遇異僧聆驚人警句不卽時

物色而至遲明訪之晚矣末句待入天台路看
余度石橋蓋諷之隱也之間與賓王交臂相失
豈能從遊于石梁鴈宕間乎然賓王雖晦跡而
未忘恢復之念故寺僧猶有知者集中贈宋五
之間詩凡二首生平賡和之友兀自不知則知
人人知俱不易值也豫讓之友能識讓于漆身
吞炭之時賓王之友不能識賓王于削髮逃禪
之後甚哉知人難知于人尤難矣豈唐人風教

節氣遠遜戰國抑文人無骨未可因駁而概宋
耶

冶城詩序

沈子曰東南山水惟建業與武林羶人視聽然
西湖自南渡後始顯而燕磯鳳臺秦淮莫愁諸
勝六朝以前寂如也宇內靈秀之氣結于流峙
發于詩歌藉令赤壁無賦則千載下祇以戰場
目之未必動憑吊之感而坡僊逸致亦泯而不

傳子友張石宗傑然逢掖中出其緒餘觴咏山水冶城詩其一斑也士之篤摯者材不近詩塵緣纏縛者趣不近山水又有號山水而力不能詩者則攬勝吐懷譚何容易石宗以武林人咏建業山水捨己家琛慕他姓寶別有一番領畧處而語意清俊玲瓏居然大雅亦辭場中所罕儔者其貽詩于山併代山答詩石宗徵旨要與生公點頭不異夫詩文入妙入神未易使俗流

知也庶木石或解頤乎

西湖初蓮社序

歲訪六朝體

蓋聞鄧墟虞友並泯其名竹林晉賢各放于禮
是古之人名可逃禮可廢而賢友必不可離也
夷考其時或遭倫變或感夷氛要不過號泣鳴
悲藜藿寄傲未聞其以詩著意者琴奏自娛清
言相尚庶即其詩乎當今交道弛矣士大夫講
學譚禪胥有禁忌而還爲賢友累揆夫與物無

能與世無爭者惟詩耳唐制科羅俊詩爲榮梯
宋詔獄讐英詩爲懼府榮與懼皆足以碍詩而
心超榮懼外者其境可以詩其力又不肯用于
詩孰是無所爲而爲能聽他人之鼓舞不中輟
乎此其人洵不多得得之者有初蓮社諸子可
異焉不慧流寓白門歲歸掃墓舍西湖而離索
山靈竊笑其迂望南雲以興懷良朋共憫其苦
茲當朱明始屆蓮葉纔放而未齊白社肇開蓮

華欲吐而有待爰建詩社名曰初蓮夫物之色
香味兼者莫如蓮詞之興比賦兼者莫如詩而
以供邊實以比管絃無用之用微有合焉西湖
自坡仙歿後伶優溷雜犬彘清光酒肉號呶備
諸惡趣已六百年矣斯亦吾黨拔救時也必也
濃以澹矯六橋之困方蘓俗用雅祛兩峯之神
稍快顧人忙我閒拂以從欲聚首時卽思掉臂
借客陪主久而漸覺衆咻後未免寒盟而諸賢

友皆非其人仲尼所樂多者近是何也繪事陋者度內原無烟霞隱趣酣者胷中先有丘壑自非品詣高華才情特達未有不以山水爲厭以詩爲贅者也曰此何益之有然孰肯曰我真不愛山水我真不喜詩詩社一道間有倡者不數巡卽止狗情面意多適性靈意少比于舉業社尤難哉夫豈獨社難而詩更難都人士急于噉名懶于好學昔時生吞活剝于何李者今復高

曾嗣續于竟陵、竟陵識敏而功踈、機靈而色晦、
倘其壽耶、所就當不止此、而學之者百醜盡呈、
非酸即怪、竊意鬚眉丈夫匠心鑄意、應日無古
人、而曾中廼有竟陵亦舉世之奴且魔也、中原
調浮處少、骨壅處傷氣、然其布局寬落韻確、卽
唐人不能過也、間有句出四五十外、而仍不離
本韻者、唐人所不能到也、竟陵纔十餘句、卽假
借他韻矣、反駕言韻不必拘以藏拙、以欺天下

愚矣、大抵中原調已成、竟陵調未成、成則前無
作者、後無來茲、卽供奉等應亦心折、豈濟南輩
敢與肩齊、一時躍冶之彥、翕然鼻祖是依、有以
也、名爲步趨、其風實則銷折、其福况以未成才
之子弟、藐已成才之先師、譬市民大袖濶帶、稀
網縮襪、曰我時裝也、于畫像中、驚見洪永朝士
冠服、樸野不慚而笑、亦異矣哉、吾武林習氣、軟
美柔秀、肖其山川、認西子比西湖、爲袞襃、噫、此

豈公侯擬嶽瀆義耶。蓋詭之也。以故坡僊于西湖。雖生平精神寄焉。直等諸耳目之玩。不若赤壁。每過而輒有賦也。吾儕狎主湖盟。澗餘蓮社。醉鄉所遊。望朝雲而長揖。夢想所到。挾琴操以淺斟。寧惟西施不敢妬。而端明之神已默縮矣。是社也。雖不廢酒肉。而戒殺生。雖不用伶優。而未始乏侑觴者。簋限于五。以示儉。禮數不苛。筆削不貸。以示直。皆末俗所難也。同社者張夢珠。

元徵聞子將啓祥楊政平庭梧徐楚白如珩主
昭平道焜張百常痛及子凡七子衆議延入者
尚多而予以犬馬齒長亥序簡端更望同調君
子擇而廣之共洗久辱之西湖所深願焉崇禎
庚午五月穀旦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書于金

山舟次

荀卿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李斯勸始皇焚書
坑儒逐客行督責等事何者是雅斯固卿之罪

人說者因背師之徒、而併罪共師、則陳相可藉口、而陳良反無說解免矣、此等申韓刻論、誰實倡之、可恨也。

拜客用六幅全東、已失古人竹簡通名之意、蓋主家將命者出、仍以竹簡還客也、今僭用奏本紙、庶民婚嫁、僭用軍中旗鼓、不遜莫大于是、揭出警世。

士大夫僕從不可多畜、多一僕、則添一僕之費。

我之衣食彼者有限。彼之狐假虎威以自給其
妄費者一一取償于我。則是貨利僕受之。毒痛
民受之。敗令名損盛德居亭主人獨受之。予每
見主人居鄉恂恂自愛而狼狽臧獲作惡庸懇
激怒以致訟之罪之責之民不堪命只得賄之
親戚門客不敢言蠢公子又從而佐之公祖父
母徇情面誰肯懲之以故一舉人化爲五舉一
進士化爲十進。每鄉會放榜小民傾耳而聽惟

恐多中名數禍及已也河南沈龍江相公鯉福
建李九我相公廷機居鄉皆可爲後輩師範雖
然俗有不同吳之臧獲較諸越中鐵與繡矣分
符者酌之

鄉紳流寓他方其惡宗土著每發假書鈐假圖
記訟人害人予任金陵久矣每歲一歸掃墓而
里人嘖有煩言公祖父母爲所誑者不少也予
做孝廉八載曾無片牘居間卽府縣例薦童生

亦以贈弟妹之睦且貧者豈有林下死灰反作
馮婦乎武林月旦不嚴清議不重當道無所憑
信揭出自白予亦病然公祖父母自知之至今日白
孟子既云泄柳閉門而不納又云泄柳申詳無
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娶其身豈穆公初時見
之不以禮其後既得見而待之又不以禮歟然
穆公尊崇子思却不如是豈延攬一途亦全以
門第爲隆殺乎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十四次集

人有性相合而識不相及者始投而終咎夫差
伍員項羽范增皆剛狠暴鷲人也以料事料人
之明論君不及臣遠甚以本體論二君皆光明
一路未可因其亡國殺身概嘗之也

寬嚴二字不可相離相離則偏枯而失調惟外
寬而內嚴細寬而鉅嚴斯得之說者謂嚴可治
國不可治天下寬可治天下不可治國非也子
產治鄭孔明治蜀皆用嚴而效積弛久玩之後

糾之以猛鄭蜀人不堪則指之曰嚴而寔非偏
于嚴也試思子產之歿遺愛流譽春不相杵孔
明之歿廖立李平且泣且死豈一于嚴者哉如
謂治國者必出于嚴然後可則蓋公之寬幾爲
亂首而淮陽卧治汲長孺何術致之世惟申韓
其神者廼能黃老其迹卽敬簡之旨也秦以苛
刻短祚宋以姑息覆宗秦不能善用其嚴宋不
能善用其寬皆亡徵敗轍也以寬嚴分屬國與

天下者不通之論也凡用寬用嚴者默察民情
土俗何者最宜又自揣我之操術何者最便或
參半用或酌量輕重用有權存焉若膠柱則戾
矣

李敬業義旗初指駱賓王檄文初傳天下雷動
然則敬業乃蓋愆之孫賓王乃忠憤之士因其
兵敗而背之遂以知人之明歸裴行儉與世勳
此千古讐語也唐宋大儒事女主者多故史臣

于武墾多所回護後學不宜耳矣

申生扶蘇俱庸愚迂懦人也晉不當滅則申生死秦當亡則扶蘇死何者繼世之主全視其先德競練以矯之以晉獻之昏亂不宜復有申生暴驚如始皇得扶蘇得扶蘇安靜以綏之亦救時之辟也

古人命名有不可解者棄疾霍去病猶以疾病二字安放于下而冠以棄去二字至于魯孫病

已則青宮一脈那得此不祥之諱耶

宋儒之解春秋也不誅事而誅意不責備匪彝而責備賢者獨得申韓之宗矣仲尼不爲已甚之旨

薰蕕臭味之說道其常也以變論則君子與君子
子悟小人與小人左卽吾所謂緣也緣之外又有
權焉以君子用小人以小人容君子皆時勢
使然不得不爾伐木篇爲朋友發也而歸于神

聽有旨哉

子弟資鈍而不向學者天錮之也以商以賈以
農以他藝皆可小就資敏而不向學者自錮之
也非懶惰即無耻無一事可爲矣父兄不知此
情反號于人口吾子弟聰明但不肯讀書耳子
弟聞人贊其天資輒斤斤有喜色聞人嫌其懶
惰無耻則等于驢耳之受春風過而不入亦可
涕矣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本草鼈三足者爲能大寒而有毒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食之令人昏塞誤中其毒以黃耆吳藍煎湯服之立解昔有蔡謨悔讀爾雅不熟誤認螿作蟹食之幾斃然則讀書之益詎止經世已乎養生尤急矣人之負材具者曰能蓋取象于此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亦取象于此竟不知能之作用若

何但據醫書主治折傷止痛化血生膏其肉及
血傳之卽愈道家云可辟諸厭穢死氣果爾則
凡物之可治竒疾者皆可以能稱何必三足鼈
乎還以是質諸蒼頡

相封禪書

而見日類

門今此久聞

則言石印

則言石印

則言石印

則言石印

史遷父談當武帝時畱滯周南不得與封禪事
竟以是發憤卒夫封禪非聖哲所尚也諸臣導
主爲之清議擯焉貽譏青史談何所見之陋車
塵馬足之末光傷生殞命乃最無品識者假令

堯舜禹之揖讓儘足相方其餘非慕弑非叛亂
學者平心細意體會予言數千年相沿之師說
一朝剖破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老聃對孔
子亦曰請送子以言。古人贈言送言輒敬而受
之。今人不贈不送即贈送亦不受也。吾于躁進
者嘗以命之一字相贈于巧營者嘗以拙之一
字相送而俱不蒙受有忽之者有迂之者有合

之者竟敗不旋踵悲夫、

舊人詩歌多有不可解者皆因剗刷家削去註
脚後無所憑遂強爲之解而識者相與傳疑近
世刻書者率皆財虜甚至經傳亦妄改數字可
恨也

方言里語才人采入詩文卽便點鐵成金譬溝
渠之水神龍吸之下注遂成甘雨經史傳記腐
儒勦襲筆端絕少變化譬鮮菓美菜一落腸胃

而臭穢已不堪矣。操觚家用物取材如明醫劑藥談何容易。

閱郭青螺先生文集其題蕭抑堂年友遺像詩末句云兒女婚盟雖未誓肯將心劍負徐君蓋蕭爲水部郎卒時遺命以未及聘郭次女爲恨郭傷其意因題像許以女字其子天安此古尺高誼也郭名子章以開府終豫章人庚午春日

識

沈氏日日

卷九

四十次集

十二時惟亥子屬水最爲清靜故曰夜氣人生
于寅所謂寅恭寅亮寅恪寅賓皆敬之義也此
際欲淨理澄卽平旦之氣也夜偏于晦晝偏于
明皆未得其平惟離昏入昭之候晦明各無所
着故曰平日

五經列聖惓惓于祭祀則釋氏施食之說豈誣
也哉。嗟。家。世。翼。先。先。慈。業。餘。至。牙。先。侍。御。一
脉書香。寔先祖母陸太孺人所貽陸乃別駕世

國公次女乏嗣先人圖外祖父母遺像歲時祀
之、凡二十年所、萬曆壬午、民變亡失、豈餒鬼不
當受蒸嘗、亦自有定數耶、此先人盛德之享、追
遠而及于毋黨、蓋古人所難、記之以啟後賢、
朋友人合兄弟、天合其天人參合而介朋友兄
弟間者、惟同榜士耳、世之害同年者、何多也、起
于相忌相求相凌然、一榜中其佳者、十之一二、
我輩借以擇交可也、

子與姪分經重。聖人所謂親親之殺也。鄧攸以
好名絕嗣。與吳起殺妻同一毒腸。世論優鄧而
劣吳。非見地不明。卽心光不粹。乃沿此頗僻窠
窟。揭出醒之。

字三條重

張僧繇闡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
是一幅。不能鑲諸板以傳也。縱係真蹟。亦云五
百年而神去。况兵燹爲崇乎。至于字推鍾王智
永等。祇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

于遺像間觀想非覩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邈矣
典謨精義絲毫不失徹古今通夷夏片時著作
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子瞻兒邁迨過子由兒遲迺遠更無一人以詩
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
終二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
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庶耻壞則衣食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俛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
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
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用兵者欲圖此土必先覓此土所生之人與之
定計百不失一蓋山川險易之形剛柔恩怨之
款能熟習故也知此者李愬兀术二人外不可
多得

韓非司馬相如俱以著作動人主有生不同時

之嘆一自殺于獄一位止爲郎雖所遇之異然
李斯何故得入其讒揚得意何故得行其薦則
秦皇漢武識度大不侔耳秦以爲韓之諸公子
恐資敵國用之又不能無疑不如死之爲便漢
則天下之才皆其才嘗試用之以爲名高皆非
尊賢好士辟也

足加帝腹子陵率其常態非有意傲也歸隱富
春子陵安其故居非有意澹也自爲庸叟所侈

談而高蹤逸致反令人聞之欲嘔又云桐江一
絲繫漢九鼎此等腐話何代銷流

答同年徐侍講書

別後更復相念念年兄溫然坦度遭此坎壈政
如安車蒲輪非王陽道料也丁卯春湖堤握手
叮嚀已慮及今日矣第客氣傲骨老而漸銷亦
自悔當時率任太過然以廉令與墨守角安其
位者兩載以遷客攝巖邑與墨臬角與權門黨

衆角安其位者九月豈凡人也哉雖不敢謂士
元非百里才而全以識運不但才守也年兄近
日必當閉戶著述以動人憐必當使畏路漸忘
其姓名以澹彼懷忮之念而委運相時可也必
當謀于有識之士不當就庸夫謀如丁卯夏勸
駕諸公中流拍天巨浪參肉豈足食乎江山在
望詩酒陶情未必非福第沐雅愛不作庸語亦
生平肝膽原自如是惟宥諒察納是荷

沈氏日日

卷九

四十四次集

氏族大全以樂正爲一人、裴牧仲爲一人、劉向
新序魯孟獻子聘于晉、答宣子問富之語曰、吾
家甚貧、惟有二士、顏回、茲無靈卽以是二士補
五友之數、而孟子所云其三人、則予忘之者、又
缺其一矣、存疑焉可也。

不問義而問字、蓋忽子雲也、子雲以艱深掩覆
其淺近、安知所問之字、所問字之客、無超出子
太玄法言所載者乎。

譙周勸劉禪降魏。當魏師未入之先，已發不祥語矣。及魏伐蜀，在景耀六年冬，與魏後魏竟封禪安樂公，封周陽城侯。則周之賣國通賊，已有據。而陳壽作傳，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蓋周乃壽師，不惟諱其醜，且飾美也。陰平道之弛備，何獨黃寺罪哉。寺人原無官守，言責特藉口耳。後之作史者，拾其垂餘，又贅周有文武才志在恢復，今聞果州城中，以譙周與純信、顏真卿分

廟血食亦怪事也。揭出醒世宦此者當酌之。

截瘧神效方用柴胡當歸何首烏甘草四味藥各等分。瀕稱准分毫不差。用男子煎服。忌婦人。然瀕發過四五六次後方可用此。如驟截恐生他疾。餘症寒後熱重者用此方。如寒後熱輕者用當歸何首烏青皮陳皮四藥亦各等分。

機雲駢首就戮且赤其宗。似乎慘毒。然世受國恩而甘于降晉。隳邈抗之家聲不足惜也。惜其

未得死所耳

立國以忠厚爲本孫權稱帝而兄伯符僅贈長沙桓王魯肅呂蒙皆稱侯而周瑜遺孤竟廢棄廬陵以老識者已卜厥祚之不昌矣以故古人踐祚登極之始必饒寬然有餘之意然後享國長久不然詔旨屢赦祇扶盜賊而百姓不蒙沾滴之潤亦當事者未深思也

杭城火災未艾地方稔不寧衆皆歸咎于塔而

此後乃首

沈氏日旦

卷九

甲木次集

袖手坐視已十年矣被害者曰業已受傷安命已耳未被害者曰彼家祝融與我何涉誰肯當先任事夫柝毀須用匠若干工食若干誰肯任費磚石作何區處未柝之先斬捐一錢既柝之後則一鬼在野衆共逐之或云當移置他所或云某私賣肥橐百家嘵嘵誰肯任勞任謗以故剝膚之災翻成築舍之議不佞避地白下遙爲桑梓籌之必闔城孝廉上一公疏陳其始末捐

助兵餉奉 旨行撫按柝毀誰敢沮之造時約
用千金變賣但值二三百金耳事經撫按則督
工者爲別駕矣南關之木可借以搭厰用一老
成武弁協理則營兵可酌議而輪役磚石可分
給行戶而賤其價以招民且院有明禁不得妄
報富民以騷動地方如此則一月之間大患永
息而吾有以知杭士之必不能也謹備未議以

待後賢參酌

此語固以無回先生親達者爲

隱侯六憶辭已亡其三其所存之三惟憶來時
憶坐時憶眠時而已予意欲補之憶熟時憶夢
時憶去時未知妥否六朝習氣靡靡梁僧法雲
有三洲歌而以長相思三字結尾豈沙門所宜
也哉

先主不善用兵亮知之審矣自得亮後僅有一
隅之士荊州失而羽亡誓在雪仇連營三百餘
里遭吳挫辱不自揣量甚矣亮明知而不諫止

者料其必不聽也不聽而敗則必慚慚則必生
隙不如任之以全君臣之情此古人苦心處也
與范少伯不極諫勾踐之意同大臣謀國併自
謀須是捨得一着方可徐爲後圖

子友楊政平云古人視妻去留太輕故其倫全
今人與之相反看得出婦爲非常之原莫大之
辱故其倫瀆仲尼稱君子之道四但列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而刪去夫婦有旨哉此說儘可曉

此以平處

證說

此以平處

證說

悟流俗持識之

唐之才子予以駱賓王爲第一可方駕漢之賈
誼楊升菴先生亦謂忠憤義士不當夷于垂拱
四傑而忌才者訾爲黠鬼簿筭博士後之惡少
年不當據爲口實

唐詩紀事指帝京篇倏忽搏風生羽翼。瀕臯失
浪委泥沙。以爲賓王與敬業兵敗逃死。此其誠
云若然則疇昔篇諸葛雄才已號龍。公孫躍馬

猶稱帝。又云洞轍去鱗終逝海。幽禽釋網便翔空。其詞亦壯。而何以遂不爲讖。成敗論人成敗論事。奴氣未除。令人欲嘔。

綦母潛詩題靈隱寺山頂院云。下界不相聞。則高極矣。又云塔影挂青漢。卽駱右丞所謂捫蘿登塔遠也。今院與塔并廢。吊古者不勝其慨。

子孫不肯讀書。輒戴性負氣。夫天地間惟讀書爲第一等事。舍此讓。人則性氣從何而生。或曰

從門相生。從冒濫儒巾生。從習見父兄體統生。
定不從鏡中照臉生也。下愚可涕。

世間名利所關。須有福以鎮之。福薄之人業醫。
則治貧賤人。效治富貴人不效。福薄之人題詩。
則對村夫俗子佳。對名公才士不佳。是皆命也。
然更有說福生于膽。此二種人。矜持太過。其膽
先怯。以故不能奏功。而見長。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人情乎。今人未貴而先驕。

未富而先侈欲以偽驕侈掩真貧賤又欲以偽謙恭真鄙吝自矜其富貴以豪于人亦可哀極矣

光武下詔馮異倉卒蕪葵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因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說者多之謂其念舊予曰此真主作用也薄施厚報特儕偶常態帝王于功臣豈在口腹儀物間哉陽酬之實陰外之猶近時冠紳赴人酌受

人饋而急急以帕禮相答慮其有求也漢高帝
用金四萬斤行反間悉付陳平而不問得使貪
之術史稱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予謂高祖
內隘外寬已不能當此四字而况光武乎陋儒
酸氣纒涉阿堵便以爲慷慨揮霍也噫六休之

沈氏日旦次集卷九畢